

The Changing Chinese

#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 E·A·罗斯 著 李 上 译

时光倒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模糊、渐远的旧日影像

映出迟暮国度蕴藏的生机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The Changing Chinese*

---

# 变化中的中国人

[美] E·A·罗斯 著  
李 上 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化中的中国人 / （美）罗斯著；李上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8  
（寻路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17574-9

I. ①变…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②风俗习惯—  
中国—清后期 IV. ①K252.06 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5045 号

责任编辑：李 影 特约编辑：韩奇桅

文字编辑：李 欣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2.5 字数：191 千字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z@phei.com.cn](mailto:zltz@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mailto: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 译 序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 E·A·罗斯于 1911 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作者曾在 20 世纪初游历了中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所接触的对象亦涵盖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本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罗斯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冲突”为观察视角，力求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描述和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透过他对大量细节的具体描绘，我们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罗斯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在书中他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概念或原理去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和研究，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工业的前景、新式教育的兴起、南北方的风俗人情、中国人的体格和民族精神、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妇女解放等方面的情况。因此，与严格的学术著作相比，本书的受众面更广，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罗斯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卓越的洞察力，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例如，他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滥伐森林及由此引发的水土流失情况。因此，中国急需“一项长期的、科学的、有助于环境恢复的方案”来避免环境问题对人们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威胁。作者还指出，比滥砍滥伐更让人担忧的是清政府官员的无作为甚

至借机渔利的现象。他在书中举例说明，伐木工砍伐了大量优质的松木，“但人们却选择用弯曲的柳树架设电线，把这些优质木材丢弃一边任其腐烂。毫无疑问的是，官员们从砍伐这些树木中捞到了好处，然而，他们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树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

谈及禁烟运动，人们往往在脑海中形成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人民坚定地反对西方列强从事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然而，真实的情境往往比单纯的想象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阅读过本书的相关内容之后，读者必将会对禁烟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为禁烟做了诸多努力，但仍有不少烟农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作者在书中提到，禁烟令发布之后，部分种植鸦片的农民会选择偏僻的地方继续种植，或者贿赂当地官员以请求“额外开恩”。当贿赂不管用时，他们甚至会进行武力对抗。另一方面，传教士和英国人民在反对鸦片贸易方面的努力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例如作者在本书第六章记述的英国基督徒把《天津条约》签署生效 50 周年的纪念日定为国耻日来祈求鸦片贸易尽早结束的这一情节，颇具价值。此外，尽管本书的每一章节均设不同的主题，但是作者十分注意各个主题之间的联系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仍以禁烟运动为例，这场持续的斗争引发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新趋势的评论。作者认为，由于政府严格限制私人团体的成立，加之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不发达，导致“中国社会缺少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软弱腐败的政府对鸦片泛滥无能为力时，民间团体和组织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同时罗斯也发现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通过传教士的劝解，新式学校的教育，改革者和爱国者的宣传，当时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禁烟的公共舆论氛围”，“通过禁烟，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冷漠、自私、缺乏公共精神，以及在关键时刻不能开展有效合作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罗斯还提出，如果中国妇女不是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的话，她们本可以像在禁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方妇女一样为中国的禁烟斗争做出重要贡献。

在阅读本书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始终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抱有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他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具有“旗鼓相当的能力水平”，人们不应该将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文明和制度上的缺陷。在罗斯看来，中国之所以呈现这样的面貌“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过多的人口”；



作者还对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进行了批驳。在谈到迷信现象时，他把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生活在14到17世纪的西方人加以对比，指明迷信的盛行只是因为中国的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异常。在总结游历中国的感想时，罗斯写道：“中国人是十分可爱的，与他们相处时间越久就会越喜欢他们。而那些对中国人进行无理诽谤的人们大部分都是粗俗、狭隘和偏执的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任何一位学者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罗斯也会时不时摆出一副先进文明代表的姿态，做出一些带有偏见性和歧视性的论断。所以，种族之间或者民族之间要想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需要艰难的努力，否则罗斯也不会因为在公共演讲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仇视倾向而被斯坦福大学免职。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一定会做出自己的鉴别和判断。

尽管距离本书英文版的发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现在读来，书中有很多地方仍然饶有趣味且引人深思。罗斯在当时做出的某些预言已经或是正在被印证。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本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将开始与我们（西方）进行经济竞争，那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欣慰和赞叹。但是，作者提到的“裙带关系”、“吃回扣”等现象似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依然存在，毕竟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见，看看外国人眼中我们自己的形象，终究是件有益的事情，即便对于“外人”的某些观点无法认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启发，以便更全面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

能够有机会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首先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校友李欣师姐对我的信任。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由于假期忙于紧张的翻译工作，与家人疏于联系，在此也非常感谢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哥哥的鼓励和协助更是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动力。挚友景欣悦一直以来的关心则让我倍感温暖。而鉴于译者的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 上

2012年3月9日

## 原 序

那些对中国情况很熟悉的中国通们十分肯定地认为,仅仅通过6个月的旅行和调查是很难完全了解中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了,我感觉在这里住得越久,就越不理解这里的人们。”另一位商人也说:“原来以为在中国生活过几年之后我就能弄明白中国人的特点,但是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愈发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位到中国考察的外国旅行者,但凡咨询和请教过通商口岸的常住居民,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写下任何关于中国的文字。

实际上,对于那些充分意识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的人来说,理解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会注意到中国人所处的文化阶段或者中国的社会组织类型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把双方在知识结构和根本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的话,不难发现,如果西方人处在和中国人同样的环境下,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东方的一些学者很重视这样一种理论: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黄种人和白种人永远不可能彼此理解和相互同情。但是那些对中西方社会做过比较研究的人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考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状态、严峻的生存状况、祖先崇拜、家长制权威、女性的附属地位、尚武精神的衰微,以及士人阶层的社會影响力,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The Changing Chinese*

目 录

变化中的中国人

- 译序 / III
- 原序 / VII
- 第一章 中国掠影 / 1
- 第二章 中国人的体质 / 21
- 第三章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 31
- 第四章 为生存而挣扎 / 41
- 第五章 中国工业的未来 / 66
- 第六章 中国的禁烟斗争 / 77
- 第七章 中国的妇女解放 / 96
- 第八章 基督教在中国 / 119
- 第九章 中国的西部地区 / 139
- 第十章 中国的新式教育 / 173



## 第一章 中国掠影

中国就像是中世纪欧洲在东方的再现。这里所有的城市都在城墙的包围之中，现在那些城墙和城门仍旧完好无损。满清统治者将军队营部安置在具有城墙堡垒的要塞城市当中，当突然爆发的叛乱扰乱统治区域的宁静时，满洲人便会退回营部中。

狭窄、弯曲而又高低不平的城市街道经常脏乱不堪，并散发着阵阵恶臭。在华北，城市里允许一种搭载单个乘客的笨重硬板畜力车在街道中穿行。但是在水稻种植区，由于人们并不饲养马骡，所以这些地方的街道上没有畜力车，只有徒步的行人和人力手推车。城市中没有公共交通方面的规章制度，因此街道两旁的个体商贩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商贩们在属于自己的摊位前支起货架，路边排满了竹篮和柳条箱。携着各种匠器的匠人们也不断涌向路边。在这种情况下，要穿过只有六英尺宽的街道就变得十分艰难了。若不是政府规定需要给过往的轿子留出过道，街上会更加拥挤。

狭窄而又时常拥挤的街道往往给游者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的城市里人口众多而又高度密集。但这里的城市建筑多是一层高的平房，并且，除了北京之外，中国其他城市的面积都不是很大。为了追求文学效果，那些旅行者们都夸大了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没有可信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只是根据自

己的感受猜测出了一个庞大的数字。



北京街头的马车

直到最近一些时候，城市中才有了维持公共秩序的警察。现在，身着卡其布服装、手持警棍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巡逻，但是在骚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起作用。人们在广东所看见的宪兵都打着赤脚，木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这种形象绝对不能体现出法律的威严。

城市中也没有公共供水系统。在沿河而建的城市里，居民的生活用水就是来自未经处理过的河水。每天有专门的送水工把水送到各家各户，水滴不断从送水工的水桶中漏出，所以河边的台阶总是湿漉漉的。当河水过于浑浊的时候，人们便会在带有小孔的竹筒中放入明矾，再用竹筒搅拌水桶中的水，这样河水就变得清澈了。

公共照明系统也是不存在的。当夜幕降临时，街道上就变得一片漆黑。这样的街道令人生畏，因而鲜有人影。在煤油尚未得到广泛使用之前，这里的人们通常使用的照明办法就是点燃罩在纸灯笼内的蜡烛或者燃烧放置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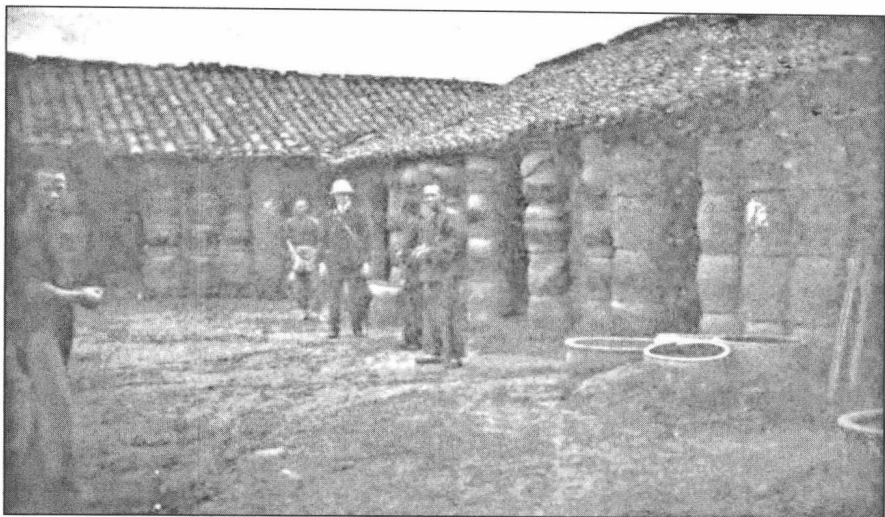


一碗花生油中的棉灯芯。由于没有良好的照明设施，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煤油灯的出现则为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人们在晚上也可以在灯光下看书或者聊天。

城市中的燃料是很匮乏的。市场上会有整齐成捆的木柴出售，这些木柴被裁成合适的长短以方便人们使用。不计其数的小船装满了木柴沿着西江顺流而下，将这些货物送到广州和香港。伐木工不断沿着水路拓展他们的工作区域，因此，森林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愈加严重了。在冬日的夜间，人们睡觉前就在用砖砌成的火炕里燃烧谷糠、稻草、树枝、树叶和其他杂物来取暖，同时热量也会传递到镶嵌在砖炕表层的铜锅或者用泥做成的炉子下面。穷苦人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宽裕，所以使用燃料都很节省，他们大都有着在街上购买现成饭食的习惯。因此，街边的小吃摊广受居民欢迎。这与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是不同的：我们会认为在外就餐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价钱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

中国家庭中做饭用的锅灶一般都没有烟囱，因此，灶台旁边的墙壁被烟熏得一片乌黑，屋里总是烟雾缭绕的。中国居民已经习惯在没有玻璃窗的黑暗中生活了，让屋里得到光亮的同时也能抵挡风雨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窗棂上糊一层纸。地板是用泥土、砖块或者瓦片铺成的，屋顶是用瓦片或者稻草做的。对于我们这些路人来说，这些居民的生活连舒适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奢华了。如果一户人家有自己的房子和院落，他们都会在外围砌一道围墙，使外面的人看不到院里情况。中国也不存在开放的草坪或者公园，除了偶尔能在某些庙宇里看到小树丛以外，人们一般是接触不到可供休闲用的公共绿地的。

有钱人的家里虽然漂亮许多，但是还远远达不到我们眼中的整洁程度。佣人们对眼前的蜘蛛网、灰尘或者器物上的微小破损无动于衷，主人也毫不在意。一座豪宅中也许摆放着价格不菲的瓷器，陈列着世界上最精美的刺绣和家具，但总体而言，这些中国工匠做出的屋内饰品，还是无法与西方富裕阶层家中的内部摆设相提并论的。



一家陶器制造厂——墙壁是用假的陶罐做的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与日本在对待清洁方面的不同。中国人似乎很随意，在食物的料理上从不上心。他们从不会遵循“及时一针省九针”的箴言。他们宁愿去建设新的而不愿维护旧的。一提到“中国”，人们脑海中便会出现这样的景象：盖着像筛子一样漏风的草席的小船、倾斜和破损的墙壁、塌陷的庙宇屋顶、疏松且长满苔藓的瓦片、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路、乱蓬蓬的茅草屋、破破烂烂的顶棚布、东倒西歪的围屏，以及歪斜破碎的石头路面。而在日本，任何事物看起来都是井井有条的——草屋修缮得整整齐齐，墙壁粉刷得干干净净，席子光滑发亮，路面平平整整，成堆的垃圾是绝不可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除了荷兰、法国的诺曼底，以及英国的部分地区之外，我再没有看到其他地方可以与日本国内整洁的环境相媲美。经历过 1910 年 8 月那场令人难忘的洪水之后，了不起的日本人在清洁卫生和归置物品上表现出的快速高效令世人为之赞叹。

成堆的垃圾、臭烘烘的粪坨、浑浊的水池、脏兮兮的泥坑、垮塌的屋顶、坍塌的墙垣、破败的草屋和散乱的碎石——这些在大多数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景象在日本的乡村是见不到的。每当屋顶、墙壁、栅栏、篱笆、堤坝、桥梁或者道路出现破损，日本人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修缮。而对我们来说，只有新英格兰和美国侨民居住地的环境才比得上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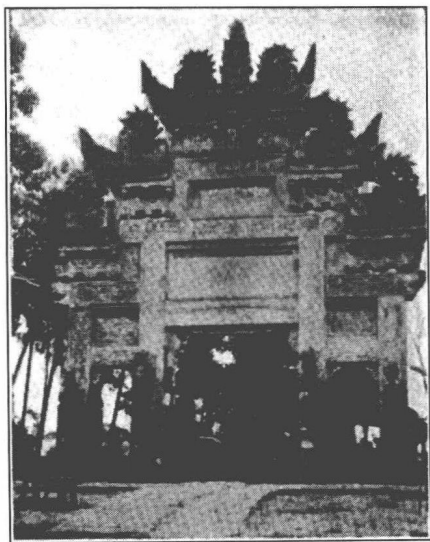
广西农村的牛车



被牛挡住的小径

所有关于中国的回忆中，最令人难以忘记的就是那种蓝色棉衣了。普通老百姓都身着质地粗糙的毛蓝土布衣服。有着鸟蛋蓝那样雅致颜色的棉长袍或者色泽鲜艳的丝绸外衣，则是人们节日盛装的选择。在寒冷的季节，穷人

会穿夹有厚厚棉絮的棉衣，而富家子弟则穿上有毛皮里的丝绸外套来御寒。如果中国人普遍接受了西方的毛料服装，恐怕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危机，因为中国人还不打算大规模地饲养羊群，他们想要生产出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羊毛将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幸好中国的服装是旁边开口而不是前开口的。冬天，当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在北京肆虐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西方人在大衣、短外套和汗衫前面留一个 V 形开口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了。很明显，这只会让寒风更加容易侵害到人们脆弱的喉咙和胸口。当看到这些明智的中国人用棉衣包裹住整个前身，并在肩膀上系紧纽扣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活脱脱像一个衣不遮体的图腾崇拜者。



典型的牌楼

只要有石头存在的地方，主道路的两边都会有一些纪念性拱门，这些被称做牌楼的建筑是在官方许可下修建起来的，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为了纪念一些有卓越贡献的人物或者有重要影响的事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只有取得重要成就的文人学者才有资格获得此项殊荣，而获得战斗功勋的人是不能够享受这样的礼遇的。这些牌楼的中间是一个主门楼，两侧各有一个小门，有的时候主门楼两侧也可能各有两个小门。这些门有几种固定的规格，都十

分的精美。一个结实的牌楼可以耸立几百年，而修建这样的纪念性建筑又是博爱的中国人的几种基本的资金支出方式之一，因此，牌楼便越修越多。有时候靠近城市的道路两侧尽是一座接着一座的牌楼，虽然它们很漂亮，但是太多的重复也会让人感到厌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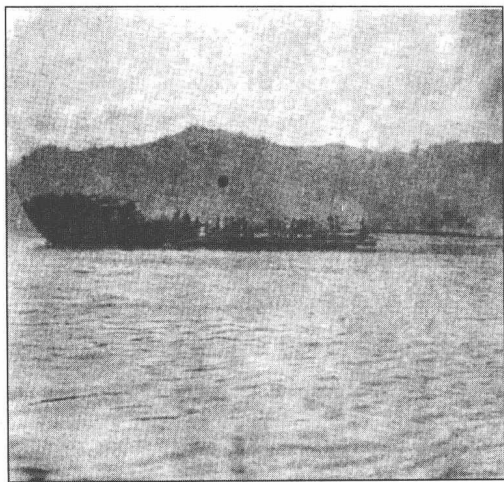
这种遍布大江南北的艺术形式让中国人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未曾考虑在这种地方运用其他的艺术形式。在一个靠近成都平原的富裕小镇，平均一英里的路程内，你会路过七八个这样的牌楼。中国的富豪们似乎只知道花钱建牌楼，从不考虑把钱用在更实际的慈善事业上。

中国南方的城市保留着一些六七层高的塔楼，这些平顶建筑的四周被壕沟围绕了起来，塔楼上端有一些小天窗，这些独立于周边平房的建筑看上去很像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主楼。城市里的当铺扮演着银行的角色，而充当贵重物品的保险库是当铺的另一个作用，当有人遇到抢盗劫掠的时候，可以把东西放在当铺暂避一时。在一些较大的中心城市里，有一些豪华的行会大厅和由外省人修建的装修精美的会馆。这些外省人就如同13世纪在伦敦谋生的比利时弗兰芒人或者汉萨<sup>①</sup>商人一样，他们常常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客居外地的

① “汉萨”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公会”或者“会馆”，后来用来指国外的德国商人团体。

异乡人。有的时候，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们也会建立起共同的会馆，我记得在西安府就矗立着一座宏伟的三省会馆，来自四川、山西、河南的外乡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处。

在陆路交通不便及没有可负重的畜力的地方，数不清的水路系统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利用，中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大概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数量总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存在技术如此熟练的船夫，也没有任何地方拥有这样丰富的从事水上作业的劳动力资源。河道里挤满了依靠人力航行的小舢板，划船的人都是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划桨。有些大船需要16个到18个桨手同时划桨才能前行，这些桨手都赤裸着上身，他们一边唱着船歌，一边有节奏地划桨，这种方式能让船走得更快。除了某些日子可以借助强劲的风力顺风航行之外，船夫只能沿着河岸拖拽上游的船只行进。由于没有事先铺设好的拖船路，船夫们需要沿着泥泞的河堤艰难地前行，他们一边拉着拖船的绳索，一边不断爬过河岸的岩石、穿过狭窄的崖壁，这真是痛苦不堪，让人不忍目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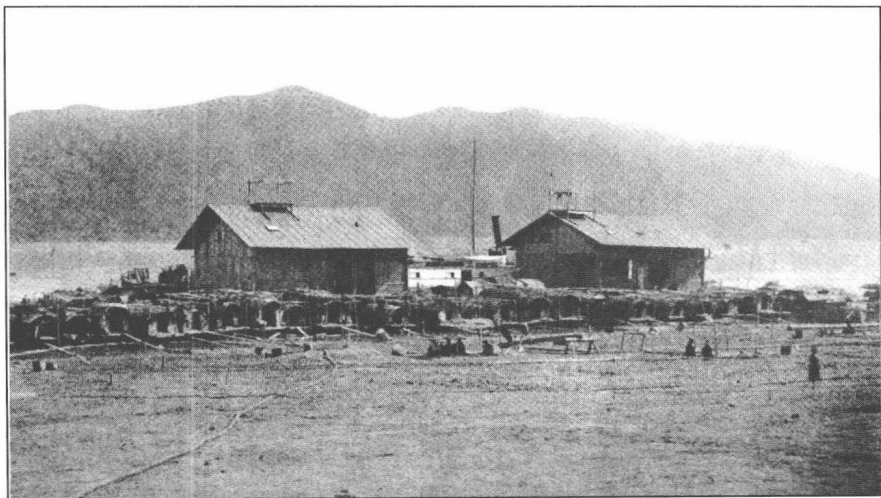
长江中的一个舢板上，水手在奋力划桨

在中国南方，部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得不转移到河上居住，很多人只能在舢板或者小船上度过他们的一生。在天气晴好的日子，这些把家安在船上





的穷苦人就像是住在两端都有门廊的单间中，他们过着快乐的生活，似乎与其他地方的人也没什么两样。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房东驱逐他们，不会遭到雇主的压榨。在这里，没有催命鬼一样的工头督促他们加快工作速度。他们在河中的生活与岸边的生活一样，是忙碌且丰富多彩的。人们总在一起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一个人很难有孤独的感觉。只要挥动一下手臂就能从河中提水出来打扫房间，因此那些船上的小家庭都非常干净，可以与荷兰人媲美。不需要支付租金，船户任何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更换自己的邻居、住所和周边风景。没人比他们更加接近自然、生气勃勃和无拘无束，即便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他们也能在这简单的生活中保持一颗自由自在的心。



排列在沿河大道上的房船

船民的孩子——这些水上流浪儿们的智力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开发。他们在出生后不久就会被放在一个封着口的空坛子里，万一掉进水里，大人们通过漂浮在水面的坛子就能判断出小孩儿落水的位置。满周岁的孩子就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而三四岁的小孩儿就能像我们国家六七岁的孩子那样熟练地划桨、撑竹竿了。他们那双喜欢到处窥探的黑眼睛不会放过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像意大利婴孩儿一样能够哄得你心甘情愿地掏出铜板。